

620

漢委百長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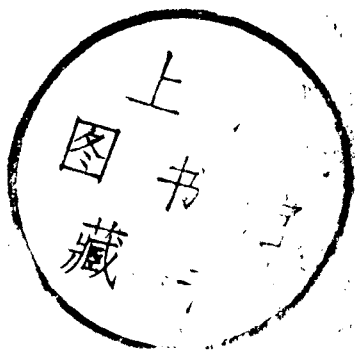
五
易
明
臣
答
賈
餘

書
一
卷
一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6 4772B



序言

南贛地延千里，址交五省，崇山峻嶺，鳥道叢篁，車不得驅，糧難時給；遂爲歷來盜賊出沒之地。有明中葉，正德失馭，羣盜蜂起。陳金俞諫陶琰先後進勦，迄無成功。後起前南贛巡撫文森討之，森畏難不肯受命，竟以疾辭，則當時之官吏與賊勢，可想見矣。王陽明少喜談兵。長而講學，固未嘗身列行間也。

及奉命討賊，率數文吏甫一年有半，羣兇授首，還師之日，遠近驚爲天神，諸岸平賊遲而賊旋起，陽明平賊速而賊永輯，其故何哉？蓋事功由於學養，學養已到，則無投不利，當陽明受命之日，人皆謂危，獨王思輿以爲此行必能成功，曰：吾觸之不動矣！觸之不動，則陽明之修養爲何如！至陽明剿賊方略，政治與軍事并重；軍事如論攻剿，練民兵；政治如十家牌法，舉行鄉約諸大端，始可行之百世而不悖！而撫用新

民義官，屢破賊巢，尤所謂存乎其人矣。方今共匪蟠擾之地，即昔陽明平賊之地也！雖古今異勢，其爲民害則同。當茲清剿之際，爰節錄南贛書，攷之明史，編成一卷，於剿匪前途，或不無小補焉。

序
言

四

王陽明平贛錄

第一章 匪勢披猖及進剿策略

正德中之羣盜，以蜀盜，南贛盜最難剿平；而二盜之中，又以南贛盜爲最難制。南贛羣盜起於正德初年，其大概情形如次：

一·贛盜：以大帽山爲根據地，賊首張番壇李四子等，聚徒數千流劫，先後攻陷建甯，甯化，石城，

萬安，新淦，等縣，執參政趙士賢。正德七年正月，南贛巡都御史周南率兵討之，分遣江西兵從安遠入，攻破賊巢七；廣東兵從程鄉入，攻破賊巢九；福建兵從武平入，攻破賊巢八；擒番壇等悉斬之，俘獲賊屬，奪回良善甚衆，贛賊遂平。

二・華林賊：以仙女寨鷄公嶺爲根據地，首陷瑞州，分劫府縣，於諸賊中最稱梟悍。正德七年五月，江西按察司副使周憲討之。先是，右都御史陳金

檄周憲等分三路進攻賊巢。憲率兵進，會諜者言賊饑疲，憲信之，遂檄兵夾攻，其餘二路失期不至；憲與賊戰，獨深入，山谷險峻，賊憑高發礮石如雨下，憲被執，賊支解之。其子幹見父被執，躍馬直前，力戰死。六月，南昌知府李承勳會同按察使王秩督兵進剿。承勳招降賊帥黃奇，大加信任，奇誓以死報。勳乃令奇入賊寨，說其黨，多來降者。與約期，令俟報；至期，勳令土酋

岑猛，選精兵五百人，夜與俱至山下。勳乃令奇密入寨，誘所約降者來；既見，復縱之去，令爲內應。勳乃與猛帥五百人，乘夜啣枚登山，歷重險，奇與數人前導。至壘，賊方酣睡，值夜者擊三更。奇拔柵率衆入，五百人奮刀砍之，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；賊倉卒不知所爲，求甲杖皆不得；斬首三千餘級。餘賊逃匿山谷間。翌日，搜諸巢，又斬獲千餘人。賊遂平。

三·靖安賊：以瑪瑙寨，越王嶺爲根據地。李承勳旣平華林賊，移師剿平之。

四·桃源賊：以桃源爲根據地，王浩八爲之首。華林賊旣平；王浩八願撫。右都御史陶琰，慮浩八譎詐難信，乃奏請設兵備，及簡有才者分處要害，此正德七年十月間事也。翌年正月，王浩八等復叛，率五洞蠻兵，與東鄉賊分劫州縣。命副都御史俞諫同總兵劉暉，率狼兵進剿，大敗賊於裴源。

。賊盡棄巢，奔突四出；踰饒信，縱掠徽衢諸州縣。六月，陶琰，王縝，俞諫夾攻桃源賊於徽衢，平之。請建東鄉萬年二縣，分治地方，撫安人民，從之。

五·東鄉賊：以東鄉爲根據地，與桃源賊先後就撫，後又怙亂復叛。正德八年四月，江西兵備副使胡世甯約王賽一內應，東鄉賊悉數擒獲。王賽一效順有功。奏原其死。旣而修城郭，遷縣治，經武

賑饑，百姓晏然。

其餘如建昌賊徐九齡爲患數年，勢逼官府，官軍畏不敢討，俞諫調兵平之。臨川四寨宿盜，則由胡世甯次第剿平，數年劇盜，至此始告略定。然而民生未紓，羣盜復起，——藍天鳳據左溪，謝志山據橫水，鍾景等據桶網池，大鬢等據洲頭，聯合樂昌龍川大帽山諸賊，流劫府縣，僭稱王號，四省爲之騷然。尙書王瓊，舉王陽明先生（以下稱先生）討之，正德十一年九

月，擢先生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南贛汀漳等處。

先是陳金討桃源諸賊，多所招撫，未大施懲創。又民間父兄之被殺者，不得報仇，時相詬訾。諸兇不自安，轉徙嘯聚，復起爲盜。而陳金俞諫奉命討賊之初，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狼兵合征，故地方失去自衛能力；諸賊亦惟狼兵是懼。先生受命之後，懲前失策，關於剿賊方略，爲不濫招撫，不藉客軍，而樹立民衆之武力；申明賞罰，給以事權，不限剿平之時間

。其申明賞罰以正人心疏曰：

「三省盜賊，二三年前，總計不過三千有餘，今據各府州縣所報，已將數萬；蓋已不啻十倍於前。臣嘗深求其故，詢諸官佐，訪諸父老，采諸道路，驗諸田野，皆以爲盜賊之日滋，由於招撫之太濫；招撫之太濫，由於兵力之不足；兵力之不足，由於賞罰之不行。請略言其故：盜賊之性，雖皆兇頑，亦未嘗不畏誅討。夫爲誅討之不及，

又從而招撫之，然後肆無所忌，蓋招撫之議，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，而不可常用於長惡怙終之黨；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民，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寇。南贛之盜，其始也，被害之民，持官府之威令，猶或聚衆而與之角。鳴之於官，而有司以爲旣招撫之，則皆置而不問。盜賊知官府之不彼與也，益從而讎脅之；民不勝其苦，知官府之不足恃，亦靡然而從賊。由是盜賊益無所畏，

而劫掠日頻，知官府之必將招已也；百姓益無所恃，而盜賊日衆，知官府之必不爲已地也。夫平民有冤抑不伸，而盜賊乃無求不遂；爲民者困征輸之劇，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；則亦何苦而不從彼乎！是以近賊者爲之戰守，遠賊者爲之嚮導，處城郭者爲之交援，在官府者爲之間諜。其始也出於避禍，其卒也從而利之。故曰：盜賊之日滋，由於招撫之太濫也。……兵力不足，則剿捕未

必能克，剿捕不克，則必有失律之咎，則必征調日繁，督責日重，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，往往坐是而落職敗名者有之。招撫之策行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，可以無征調之勞，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，無地方多事不得轉遷之滯；夫如是，孰不以招撫爲得計？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，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；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，疾苦之無告，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。蓋招撫之

議，其始也，出於不得已，其卒也，遂守以爲常策。故曰：招撫之太濫，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。古之善用兵者，驅市人而使戰，收散亡之卒以抗強虜。今南贛之兵尙足以及數千，豈盡不可用？然而金之不止，鼓之不進，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者，何也？進而効死，無爵罰之勸，退而奔逃，無誅戮之及；則進有必死，而退有幸生，何苦而求必死乎！吳起有言：法令不明，賞罰不信

，雖有百萬，何益於用？凡兵之情，畏我則不畏敵，畏敵則不畏我。今南贛之兵，畏敵而不畏我，欲求其用，其可得乎？故曰：兵力之不足，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。古時賞不逾時，罰不後事。過時而賞。與無賞同；過時而罰，與不罰同；况過時而不賞，後事而不罰，其何以鼓勵人心，作興士氣？……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，貴行之於平日，假臣等令旗令牌，便宜行事，如是而有兵

不精，有賊不滅，臣等亦無以逃其死矣。」

其攻治盜賊二疏曰：

『賊徒惡貫已盈，神怒人怨，譬之癰疽之在人身，若不速加攻治，必至潰肺決腸。然而攻治之方，亦有二說，若陛下假臣以賞罰重權，使得便宜從事，期於成功，不限以時，則兵衆既練，號令既明，人知激勵，事無掣肘，可以伸縮自由，相機而動。一寨可攻，即攻一寨，一巢可撲，則撲

一巢。量其事之輕重而爲撫剿，度其事之緩急，以爲先後。如此，亦可以省供調之費，無征調之擾，日剪月削，使之漸盡灰滅，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，日漸動搖，齒拔，而兒不覺也。然而今此下民之情，莫不欲大舉進攻，以快一朝之忿，蓋其憤憾所激，不復計慮其他，必須南調兩廣之狼軍，西調湖湘之士兵，四路並進，一鼓成擒，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，千萬人之積冤可雪。然以

兵法十圍五攻之例，計賊二萬，須兵十萬，日費千金，殆於道路，不得操事者，七十萬家，積粟料財，數月而事始積，刻期舉謀，又數月而兵始交，聲迹彰聞，賊强者設險已拒，賊黠者挾類而逃。迨於鋒刃所加，不過老弱脅從之民，班師未幾，而山林之間，復已嘯聚成羣，且狼兵所過，不減於寇，轉運之苦，重困於民。近年以來，江西有桃源之役，瘡痍甫起；福建有汀漳之寇，軍

旅未旋；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，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，兼之杼軸已空，種不入土，而營建所及，四征不已，誅求之刻，百出方新。若復加以大兵，民將何以堪命？此則一拔去齒，而兒亦墮斃者也。』

其檄四省練民兵曰：

『南贛各屬，類皆財用耗竭，兵力脆寡，衛所兵丁，止存故籍，府縣機快，半應虛文。禦寇之方

，百無足恃。每遇盜賊猖獗，輒復會請調兵，非調土軍，即倩狼達，往返之際，輒已經年，糜費所須，動輒數萬，逮至集兵舉事，卽已魍魎藏形，曾無可剿之賊，稍俟班師旋旅，則又孤鼠集黨，復皆不軌之羣，皆由素不練兵，倚人成事。是以機宜屢失，備禦益弛，徵發無救於瘡痍，供應實憎其荼毒，羣盜習知其然，益肆無忌，百姓謂其可恃，競亦從非，事緩則坐縱烏合，事急乃動

請調兵，此皆苟且之謀。至各縣之機快，雖漸勝於從前，但亦祇能護守城郭，隄備關隘，而不能搗巢深入，摧鋒陷陣，其令仰四省兵備道，於所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，挑選驍勇絕羣，胆力出衆之士，每縣或十餘人，或八九人，務求魁傑異才，缺則懸賞招募。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，各以五六名爲率。廣東湖廣二兵備，各以四五名爲率，中間若有力能扛鼎，勇敢千人者，優其廩餼，署

爲將領。召募犒賞諸費，皆查各屬商稅贓罰等銀支給，各縣機快，除南贛兵備已行編選外，其餘四兵備，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精壯可用者，量留其三分之一就委。各該縣能官統率訓練，專以守城防隘爲事，其餘一分，揀退疲弱不堪者，免其署役，止其工食，追解該道，以益募賞。所募精兵，專隨各兵備官屯劄，別選素有胆識各屬官員分隊統押。教習之方，隨材選技，器械之備，

因地異宜，逐日操演，聽候徵調。各官常加考較，以核其進退金鼓之節，本院間一調遣，以習其往來道路之勤。資裝素具，遇警即發，聲東擊西，舉動由己。運機設伏，呼吸從心。如此，則各縣屯戍之兵，既足以護守截擊，而兵備募召之兵，又可以應變出剿。盜賊漸知所畏而革心，平民益有所恃而無恐。』

漳州羣盜既平之後，乃立兵符：

「習戰之方，莫要於行伍，治衆之法，莫先於分數。……調集各兵，每二十五人，編爲一伍，伍有小甲；五十人爲一隊，隊有總甲；二百人爲一哨，哨有長，協哨二人；四百人爲一營，營有官，有參謀二人；一千五百人爲一陣，陣有偏將；二千四百人爲一軍，軍有副將；偏將無定員，選才力優者爲之；總甲於小甲之中，選材力優者爲之；哨長於千百戶議官之中，選材識優者爲之；

副將得以罰偏將，偏將得以罰營官，營官得以罰哨長，哨長得以罰總甲，總甲得以罰小甲，小甲得以罰伍衆。務使上下相維，大小相承，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自然舉動齊一，治衆如寡，始爲有制之兵。編選既定，仍每伍人給一牌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，使之聯絡熟悉，謂之伍符，每隊各置兩牌，編立字號，一付總甲，一藏本院，謂之隊符。每哨各置兩牌，編立字號，一付哨

長，一藏本院，謂之哨符。每營各置兩牌，一付營官，一藏本院，謂之營符。凡遇征調發符，比號而行，以防奸僞。其餘緝養訓練之方，旗鼓進退之節，皆要逐一講求，務濟實用。』

第二章 勦平羣盜之經過

先生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六日，抵贛州，先嚴戰禦之法，令各屬將各地賊情，與地方情形及其意見，

限期呈明，以備採納，並云：務求實用，無尙虛言。時龍南賊二千餘，突至信豐，又糾合廣東龍川泃頭諸賊首，分隊以進，勢甚猖獗。先生於未戰之先，命兵備官調兵截賊歸道，又委官統領，前後夾擊。又曰：此賊旣離巢穴，利在速戰，又令乘險設伏，厚集以待，各鄉村往來道路，多張疑兵，使進無所獲，退無所據，不過旬日，可以坐擒。一違節制，以軍法從事！

先是在官官吏書皂，及在門軍民陰陽占卜，皆與

賊通。日在官府左右探視，不惟言出於口，賊必先知，凡意向顏色之間，賊亦知之。先生知其然也，在此則示以彼，在彼則示以此，每令陰陽擇日。日者占卜，或已吉而不用，或欲用而終止，每勵兵蓐食，令俟期而發，而兵竟不出，以是賊再無從窺探，官府之祕密矣。

先生部署既定，賊各依險自固，四路設伏，公潛令兵備官各率兵從間道與賊交鋒，前後大戰數合，擒

斬無算。賊奔象湖山拒守，我軍追至蓮花石，與賊對壘。會廣東兵至，方欲合圍，賊見勢急，遂衝圍而出。指揮覃桓縣丞馬鏞，遇賊死之，時諸將皆以賊寨險惡，天氣漸暄，我兵遭挫，賊勢日甚，乞奏添狼兵，俟秋再舉。先生則以爲各官頓兵不進，故違節制，致此敗衄，不允所請，使立功贖罪。並令各兵員：

『俱要齊心奮勇，乘機進勦，毋頓兵退制，以失機宜，毋倚待狼兵，以自懈弛，務連營犄角，以

壯我軍之威，更休迭出，以蓄我軍之銳，多方以誤賊人之謀，分攻以疲賊人之守，掃蕩巢穴，安靖地方，則東隅可收於桑榆，大捷不計小挫。』諸將猶猶豫未決。先生又曰：

兵宜隨時變在呼吸，豈宜各恃成說耶？福建諸軍稍緝，咸欲立功贖罪；利在速戰。若當集謀之始，卽掩賊不備，成功可必。今聲勢彰聞，各賊必聯絡設備以禦我師，且宜示以寬懈，而猶執乘機

之說，以張皇於外，是徒知吾卒之可擊，而不知賊之不可擊也。廣東之軍，意在倚重狼達土軍，然後舉事，諸賊亦俟吾土軍之集，以卜戰期，乘此機候，正可奮怯爲勇，變弱爲強，而猶執執重之說，以坐失事機，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，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。善用兵者，因形而借勝於敵，故其戰勝不復，而應形於無窮。勝負之算，間不容髮，烏可執滯哉。』

於是親率銳卒，進屯上杭，密諭羣哨，佯言班師，俟秋再舉。實則感激衆心，作興士氣。令曰：

『一面將不甚緊關，人馬抽放一處兩處，以堅信其事，其實所散人馬，亦可不遠而復，預遣間諜，探賊虛實，有間可乘，即便齎糧啣枚，連夜速發，當此之時，却須捨却身家，有死無生，有進無退，若一念轉變，更成大害，勁卒當前，重兵繼後，伺至其地，鼓噪而入。仍戒當先之士，唯

在摧鋒破陣，不計斬取首級；後繼重兵，另分五六十騎，沿途收斬，其餘亦不得輒亂行列。重兵之後，紀功贊畫等官，各率數軍，相繼而進，嚴整行伍，務令鼓噪之聲，遠近不絕，使諸賊逃遁山谷者，不得復聚。若賊未盡，探其所，如分兵速躡，不得稍緩，使賊得自爲計，已獲賊渠魁，其餘散黨，與平日罪惡不大，可招納者仍與招納，不得貪功，一概屠戮，乘勝之餘，尤當振兵肅

旅，如初遇賊，不得持勝懈弛，恐生他虞。歸途仍將已破賊巢，悉與掃蕩，經過寨堡村落，務禁標掠，宜招撫者仍與招撫，宜處分者即與處分，毋速一時之歸，復遺他日之患。」

先生密遣義官曾崇秀窺賊虛實，乘其懈弛，以護遯廣東布政司邵養爲名，選兵分三路，令各將均於二月十九日，啣枚直趨，三路並進。夜半，先生自率數百騎至，並密招前軍來，直搗象湖山賊巢，我兵奪據

隘口，賊猶不知。

賊雖失險，其中驍悍者，猶能憑凌絕谷，超躍如飛，復據上層峻險，四面飛打滾木礮石，以死拒敵。我軍奮勇鏖戰，自辰至午，呼聲振地，而三省奇兵，復從間道鼓噪突登，賊始驚潰。我軍乘勝追殺，擒斬無算，墜崖壑而死者，不可勝計。餘黨復入流恩山岡等巢，與諸匪合勢。明日復戰，賊又不利，遁入廣東交界黃蠟溪，上下樟樹大山間。

象湖山既破，而大帽山賊詹師宮等尙恃居可塘洞山寨，聚糧守險，勢甚強固。先生令諸將乘勝搜剿餘賊，急攻可塘，賊衆悉平。同時福建兵攻破長富村，等巢三十餘處，脅從餘黨，悉願携家以聽撫安。先生委官招撫，復業者四千餘衆。廣東兵亦奉密令，由牛收石嶺脚等處，分兵三路，攻破古村，白石，土村，柘林等巢十三處，十餘年積盜，於此悉平。爲時僅三月耳。

——以上漳州羣盜之平。

橫水，左溪，桶岡三賊巢，境地啣接，依同唇齒，左溪賊謝志山僭號稱五，糾合樂昌，龍川等處之賊，於先生進勦大庾山時，攻打南康南安等城，均經先後擊退。議攻橫水左溪：

『諸賊荼毒二省，其患雖同，而事實各異。以湖廣言之，則桶岡諸巢，爲賊之咽喉，而橫水左溪諸巢，爲賊之腹心；以江西言之，則橫水左溪爲

賊之腹心，而桶岡爲之羽翼。今不先去橫水左溪之患，而欲與湖廣夾擊桶岡，進兵兩寇之間，腹背受敵，勢必不利。况賊聞吾撤湖廣夾擊桶岡，橫水左溪必觀望未備，出其不意，可以得志。橫水左溪旣破，移兵桶岡，勢如破竹矣。』

於是決意先攻橫水左溪。遣都指揮許清率兵自南康新溪入，知府邢珣率兵自上猶石人坑入，知縣王天與自上猶縣白面峪入，皆會橫水；指揮郝義率兵自大

庾縣義安入，知府唐淳自大庾縣聶都入，知府季敬自大庾穩下入，縣丞舒富自上猶縣全坑入，皆會左溪；知府伍文定，知縣張戢候各兵齊集，各率兵自上猶南康分入，以遏奔軼。先生親率兵千餘，自南康入屯自坪，期直搗橫水，與諸軍會。分佈既定，乃以十月初七日夜，分道並進，至橫水，謝志山等倉卒據險拒之。先生距賊寨三十里駐兵，使人伐本立柵開塹設堠，以示久屯之形。夜募鄉勇善登山者四百人，各執一旗

，發銃炮鈎鏃，由間道攀崖而上，分佈於賊巢附近極高山頂，伏窺賊情，度我兵至險，則舉砲燃火相應。又遣人夜率壯士，緣崖上奪賊險，奪發其滾木礮石。十二日，先生率兵進至十八面隘，賊方憑險迎戰，忽聞近巢諸山頂，砲聲如雷，烟焰漫天銃箭齊發，大驚失措，以爲官兵已盡奪其巢穴。先生麾兵進擊之，賊遂棄險走。我兵乘勝驟進，指揮謝杲·馬廷瑞率兵由間道入焚賊巢，賊退無所歸，遂大敗奔潰。邢珣，王

天與各破數巢，會於橫水，邾文，唐淳各破數巢，會於左溪，會天霧雨，休兵。越日，已諜知諸潰賊，收集餘衆，據險立柵，惟倉卒無積糧。先生乃下令各營，皆分兵正奇爲二哨，一進攻，一後繼，用土人爲嚮導，自是諸營各分道破餘賊，伍文定，張戢亦連破數巢，皆會於左溪，賊悉平。

橫水左溪既平，各營官兵，請乘進攻桶岡。先生以『桶岡天險，四面青壁萬仞，中盤百餘里，連峰參

天，深林絕谷，不睹日月，其中所產旱穀薯蕷之類，足餉兇歲。往者夾攻，每坐困數月，不能得其一卒，竟以招撫爲名，而罷，其所由入，鎖匙龍，葫蘆洞，茶坑，十八磊，新地五處，皆架棧梯，壑竇懸絕壁而上！賊徒數人，於崖巔發礮石，可無執兵而禦我師。惟上章一路稍平，然深入湖廣，迂回取道，半月始至。湖兵旣從彼人，而我師復往，似皆非便，且橫水左溪餘賊，皆已奔入其中，同難合勢，爲守必力。善戰

者其勢險，其節短，今我欲乘勝之鋒，兼三日之程，長驅百餘里而爭利，彼若拒而不前，頓兵幽谷之底，所謂強弩之末，不能穿高縞矣。莫若移兵近地，休兵養銳，振揚威聲，先使諭以禍福，彼必懼而請服。其或不從者，乘其猶豫而擊之，乃可以逞。』乃使素與賊通戴罪義官李正嚴，劉福大釋其罪，並縱其所獲桶岡賊鍾負，於二十八日夜，懸壁而上，期以初一日早使人于鎖匙龍受降，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，皆堅持

以爲不可，往復遲疑，不暇爲備。先生復遣人于鎖匙龍促降，別遣邢珣率兵入茶坑，伍文定率兵入西山界，唐淳率兵入十八磊，張戢率兵入葫蘆洞，皆令於三十日夜如期至分也。遇大雨不得進。初一日早，俱冒雨疾登，時藍天鳳方在鎖匙龍聚議，聞各兵已入險，皆驚懼，急奔入內隘，阻水以拒我兵。邢珣磨兵渡水進擊，張戢之兵衝其右，伍文定又自張戢之右，懸崖繞出賊旁，賊不能支，且戰且走。及午雨霽，各軍奮

勇而前，賊又敗走。舒富，伍天與，亦由鎖匙龍入，賊悉奔十八磊。唐淳嚴陣迎擊，賊又敗。會日暮，扼險相持。明日，合勢併擊，邢珣先破桶岡大巢，諸軍奮勇併進，斬獲甚多。賊大勢雖敗，然結陣分遁者猶多，是日，聞湖廣之兵將至，先生遣諸將分道搜捕，於是橫水左溪桶岡之賊略盡，同時龔福全亦被我軍擊破，其黨千人突至，先生令諸將堵擊之。賊亦悉就擒。出師凡兩月，平賊巢八十四處。

賊首謝志山就擒時，先生問曰：爾何得黨類之衆如此？志山曰：亦不容易。平生見世上好漢，斷不容易放過，多多鈎致之，或縱其酒，或助其急，待其相德，與之吐實，無不應者。先生退，語門人曰：吾儒一生求朋友之益，豈異是哉？——以上橫水左溪桶岡羣賊之平。

先生以南贛之盜賊，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，則接境於湖郴，在贛州之瀨頭諸巢，則連界於閩廣，

接境於湖郴者，賊衆而勢散，持山谿之險以爲固，連界於閩廣者，賊狡而勢聚，接黨羽之助以相援，遂先攻橫水左溪，次攻桶岡，而末乃與廣東會師，徐圖洴頭。如攻堅木，先其易者後其節目。

正德十二年九月，將進兵橫水，又恐洴頭之賊乘虛出擾，思有以沮離其黨。乃自爲告諭，具述禍福，往諭各賊，皆賜以銀帛。一時賊黨感動，多有願出降者，唯大賊首池仲容獨憤然謂其衆曰：我等做賊已非

一年，官府來招已非一次，此何足爲憑？後賊將黃金巢等，以五百人來投，先生悉以爲兵，使征橫水。

橫水旣平，仲容恐以次加兵，始遣弟仲安，率老弱二百餘徒來歸，而嚴爲守備，意在緩兵，且窺探虛實，乘間內應。先生知其謀；陽許之，及攻桶岡，使領其衆，截路於上新地，以遠其歸途，內嚴警備，以防其覺，外示寬假，以安其心。而陰使人分召鄰賊諸縣。被賊害者集軍門議事。僉謂：須大調狼兵，方可

濟事，先生乃使各歸部集，待候兵期，據隘遏賊。十一月，桶岡又破，賊益懼爲戰守備。先行使人至賊所，賜各酋長牛酒，以察其變，賊度不可隱，則詐稱：龍川，新民，盧珂，鄭志高等，將掩襲之，是以密爲之防。先生亦佯信其言。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，擅兵讎殺，移檄龍川，使廉其實。且趣各賊伐木開道，將回兵自瀾頭，取道討之。賊聞，以爲先生實有爲之意，又恐假道伐之，且喜且懼。因遣使來謝，且請

勿勞官軍，當悉力自禦。十二月十五日，回兵至南康，盧珂等皆來告變，謂池仲容等僭號設官，今已點集兵衆，號召遠近賊首，於三省夾攻之時，同時並舉，以行其不軌之謀。先生早已諜知其謀，及珂等來，即佯怒珂等擅兵仇殺，投降之人罪已當死，今又造此不根之言，乘機誣陷，收珂等獄，將斬之，時池仲安之屬，皆在營，見珂等入，首大驚。至是皆喜，競訴珂等罪惡。先生亦佯令具狀，謂將並拘其黨斬之。于是

械繫珂等，而使人密諭照陽怒意，欲以誘殺仲容諸賊。且使珂等等遣人歸積其衆，候珂等還時乃發，又使人往諭仲容，無以此自疑。

十二月二十日，先生還至贛州，遂散兵歸農，示不復用。而使池仲安領衆歸，具言其故。賊衆皆喜。

又使人往說仲容曰：今官府所以安輯勞徠爾等甚厚，

何不親往一謝？况盧珂等日夜哀訴反狀，乞官府試拘爾等，今若不拘而往，面訴珂等罪惡，官府必益信爾

等，而珂等殺之必矣。所有親信，復從旁力贊，仲容然之。乃謂其衆曰：若要伸，先用屈，贛州伎倆，亦須親往勘破。遂定議，率四十餘人，自詣贛。先生探知仲容就道，乃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，候報而發。

潤十二月二十三日，仲容等至贛，見各營皆已散歸，街市張燈爲樂，密賂獄卒往窺珂等，又果械繫深固。仲容乃大喜，遣人歸報其屬曰：吾今可以得萬全矣。先生乃夜釋珂等，使馳歸發兵，一面設羊酒犒仲

容等，以緩其歸。正月三日，度珂等已至家，所遣屬縣勒兵，當已大集，乃設犒於庭，伏甲士於門，仲容入，并其黨擒之。夜使人趨發屬縣兵，期以初七日同時分路人賊巢。先是賊徒得仲容報，謂贛州兵已罷歸，皆已弛備，散發各巢，至是驟懈，官軍四路並進，驚懼失措，乃分頭出禦，而悉其精銳千餘，據險設伏，併勢迎敵於龍子嶺。我兵聚爲三衝，犄角而前，大戰良久，賊退却。我兵奮追里許。賊伏兵四起，我軍

奮勇迎擊，賊遂奔潰。呼聲振山谷，我兵乘勝遂北，連破上中下三瀨。斬獲兩千有奇，餘賊精悍者，尙有八百餘徒，復嘯聚九連山，扼險自固。先生以九連山勢極高峻，橫亘數百里，四面斬絕，我軍旣不得進，而其內，東接龍門山諸處，賊巢以百數，若我兵進逼，賊必奔往其間誘擊，諸巢相連而起，勢必難制。然彼其中旣無把截之兵，欲從旁縣潛軍斷其後路，必須半月始達，緩不及事。祇有賊所屯據崖壁之下，一道

可通，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礮木，我軍百無一全。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，皆衣賊衣，佯若奔潰者，乘暮直衝賊所，據崖下澗道而過。賊以各巢散潰之黨，皆從崖下招呼，始知爲官軍，併勢衝敵，我兵已據險，從上下擊，賊不能支，乃敗退。自正月二十五日激戰至二月二十六日，賊迭受挫敗。三月初三日，據鄉導人等四路分探，皆以爲賊巢積惡兇狡之賊，皆已擒斬略盡，唯餘黨張仲全二百餘徒，皆係驅脅，從惡未久

，呼號痛哭，誠心投降，遂撫招於白沙。涇頭旣平，先生上疏曰：

『竊惟天下之事，成功於責任之專一，而敗於職守之分撓。就今事而言，前此黨夾攻二次，計剿數番，以兵，則前者強而今者弱，前者數萬而今者數千，以時，則前者期年，而今者兩月，以費，則前者再倍，而今者什一，……然而計功較績，固反多有加於昔者，何哉？實由朝廷明見萬里

，洞察往弊，處置得宜，既假臣以賞罰之權，復授臣以提督之責，既以兵忌遠制，而重各省專征之責，又慮事或牽狃，而抑守臣干預之請，授之方略而不拘以制，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。』——
以上荆頭羣賊之平。

湖廣榔桂所屬地方，與廣東樂昌江西上猶等處之賊，密邇聯絡彼處有名賊首龔福全高仲仁李斌等，素持巢穴險固，聚衆行劫。先時用兵征勦，各賊漏殄未

除，遂又乘勢而起，陽聽招撫，陰實肆毒，攻打縣城，虜官殺人，勢甚披猖。橫水桶岡之賊，亦乘機滋擾，當時朝臣動議，輒主會勦夾擊，然足彼此互相推諉，多以導賊出境爲能事。先生以爲：

『三省夾攻，必須彼此尅期定日，同時並進，斯乃事體之常。然兵無常勢。謀貴從權，苟勢或因地而異便，則事宜應變以乘機，三省賊巢聯絡，賊情雖聲勢相因，而其亦有種類之分，界限

之隔。利則爭趨，患不相顧，乃其習性。今廣東之兵，恐非旬月所能到，而兩省之兵既集，久頓不進，賊必驚疑，愈生其奸。老師費財，意外之變，將乘間而起。誠使湖廣江西之兵，併力而舉上猶諸巢！逮事之畢，廣東之師亦集矣，又合廣東湖廣之兵，併力而舉樂昌諸處，逮事之畢，則江西之兵又得少息矣，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，併力而舉龍川。方其併力於上猶，則姑使人佯撫樂

昌諸巢，以安其心。彼見廣東既未有備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，必不敢越巢以援上猶。夫上猶既平，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之師，則樂昌諸賊，其勢已孤，三省兵力益專，其舉之益易。當是之時，龍川賊巢相去遠絕，自謂不相及，彼見江西之兵又撤，意必不疑，班師之日，出其不意，回軍合擊，蔑有不濟矣。』

其後龍川賊首盧珂，鄭志高等招降，橫水桶岡左

溪旣平，龔師富亦滅；而高快馬（即高仲仁）李斌吳莧等猶竄擾乳源，樂昌興寧仁化等縣。時先生正剿泃頭，乃分兵設策，令各官依期進剿，毋得遲疑參錯，致誤事機。一應臨敵制度，俱在各官相機順應。或先離散其黨羽，或陰誘致其腹心，聲東擊西，陽背陰襲，勿據一議，惟求萬全。各官依照方略，先後擒斬大賊首高仲仁李斌吳莧等，多年稔惡之賊，至此殄滅悉盡。而南贛之地，從此無復賊警矣。

第三章 政治建設之一般

(一) 十家牌法

先生初至官，知左右多賊耳目，乃呼老黠隸詰之，隸戰慄不敢隱，因貲其罪，令窺賊動靜。而於城中立十家牌法，以次推行於所屬。其法：每十家爲一牌，開列各戶籍貫，行業，年貌。日輪一家，沿門按牌審察，遇有面生可疑之人，即行報官究理，或有隱瞞，十家連坐。每十家，各令挨報。甲內平日習爲竊偷

刺虎教唆等項不良之人，同具不敢隱瞞重甘結狀，官府爲置舍舊圖新簿，記其姓名，姑不追論舊惡，令其自今改行遷善，果能改化者，爲除其名。境內或有盜賊，即令此輩已登記之竊偷等項不良之人，自相挨緝，若保甲內漏報，仍併治同甲之罪。

凡十家之內，但有爭訟等事，同甲即行勸解和釋。如有不聽勸解，恃強凌弱，及誣告他人者，同甲相率稟官，官吏當時量加責治省發，不必收監淹滯。若

涉及誣告，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解之罪。並諭之曰：

『自令各家，務要父慈子孝，兄愛弟敬，夫和妻隨，長惠幼順。小心以奉官法，勤慎以辦國課，恭儉以守家業，謙和以處鄉里，心要平恕，毋得輕意忿爭，事要含忍，毋得輒興詞訟，見善互相勸勉，有惡互相懲戒，務興禮讓之風，以成敦厚之俗。』

先生以爲十家牌法，若徒編置張掛，雖或暫行，

終歸廢弛，乃令各官務於坊里鄉都之中，推選年高有德，衆所信服之人，厚其禮貌，特示優崇，分別巡訪，勸諭，以常曰：

「凡十家牌法，其法甚簡，其用甚廣，着實舉行，不但盜賊可息，訟詞可簡；因是而修之，補其偏而救其弊，則賦役可均；因是而修之，連其伍而制其什，則外侮可禦；因是而修之，警其薄而勸其厚，則風俗可敦；因是而修之，導以德而訓

以學，則禮樂可興。』

又曰：

『十家牌法一行，則不待調發，而處處皆兵；不待屯聚，而家家皆聚；不待蓄養，而人人皆兵；無鑽運之勞，而糧餉足；無關隘之設，而守禦固；習之愈久，而法愈精；行之彌廣，而功彌大。』

(二) 撫綏流賊

白竹石馬之賊，誅剿而後，餘賊尙有流出府江諸處爲害者，有司恐爲患將來，請調狼卒防守。先生以爲征剿之後，有司宜誠心撫恤，以服其心；不能憑藉兵力，以威劫把持。又以爲破賊奔竄之餘，即欲撫招，彼亦未必肯信。必須先從其良善各巢，加厚撫恤，使爲善者益知所勸，而不肯與之相連相比；則惡黨自孤，而其勢自定。再使良善各巢，傳導引諭，使各賊有俱回心向化之機，然後吾之招撫可得而行，而凡綏

懷御制之道，可以次而舉。故柔與撫，不專恃兵力之盛，威力之強。凡舉大事，必順其情而使之，因其勢而導之，乘其機而動之，及其時而興之；是以爲之，但見其易，不見其難，今皆反之。誠有不肯身任地方利害爲久遠之圖，凡所施爲，不本於精神心術，而爲事補綈拾掇，支吾粉飾於其外，以苟幸吾身之無事。乃令各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，以次加厚撫恤，給以告示，犒以魚鹽，待以誠信，敷以德恩，諭

以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，爲其怙惡不悛，若彼賊果有相引來投者，亦就實心撫安，招徠之。量給鹽米，爲經紀生業，選立酋長，使有統率，勿令渙散。一面清查侵佔良田，開立里甲，以息日後之爭，禁止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，如此則爲惡者日衰，而向善者益衆；撫柔之道，非有恃於甲兵者也。

橫水等處，新民廖成，廖滿廖斌等投招，隨又招出別山餘黨唐貴安等一百二十四人。先生令行招撫官

悉與陞賞。其示曰：

「新民廖成等誠心投撫，意已可嘉，又能招出餘黨，非但洗其既往之罪，亦當錄其圖新之功。今奉勅旨，方欲大普宏仁，而廖成等投順適當其時，應量加陞賞，一以見朝廷之寬仁，一以勵將來之向化。仰即將新民廖成，授以領哨；廖滿廖斌各以巡捕老人名目。令其分統招出新民，編立牌甲，聽候調遣殺賊，更立新効，以贖前愆。就於

橫水新建縣城內，立屋居住，分撥土田，令其照例納糧當差。本官務加體恤，勿令失所，有虧信義。仍仰諭各新民，俱要洗心滌慮，永爲良善，毋得輕仇家恐嚇，妄生驚疑，自取罪累。今農事已逼，新民人等牛具田種，當未能備，今特發去商稅銀一百兩，就仰本官買置耕牛農器，分給各民，督令上緊趁時布種，其有見缺食用者，亦與量給鹽米。」

(三)舉立鄉約

大征以後，先生以爲雖革面，未知革心；乃舉鄉約，告諭父老子弟，使相警戒。其辭曰：

『頃者頑卒倡亂，震驚遠邇，父老子弟，甚憂苦騷動，彼冥頑無知，逆天叛倫，自求誅戮，究言思之，實足憫悼！然也豈冥頑者之罪，有司撫養之有缺，訓迪之無方，均有責焉！然則父老之所以倡率飭勵於平日，無乃亦有未至歟？今倡亂渠

魁，皆就擒滅，脅從無辜，悉已寬貸，地方雖已寧復，然創今圖後，父老所以教約其子弟者，至此不可以不豫。今特爲保甲之法，以相警戒聯屬，其率子弟慎行之，務合爾鄰里，齊爾姻族，德義相勸，過失相規，教禮讓之風，成淳厚之俗。」

(四) 設立縣治

先生於剿平羣賊之後，次第添設縣治，意在便於

控制。

(一)平和縣：平和縣治，舊稱河頭，北接盧溪流恩山岡；西南接平和象湖山；而平和等鄉，又與廣東饒平縣大傘箭灌等鄉接境，俱係窮險賊寨，當江西福建二省之咽喉。正德二年，亦嘗統兵征剿，祇以未曾設立縣治，不過數月，餘黨復興，以致蔓延。先生討平河頭諸處賊巢而後，鑒於過去之失策，乃設縣治於河頭，名曰平和，而設巡檢司於與河頭唇齒相依之枋頭。（按平和縣南贛書作

清平縣

(二)崇義縣：橫水左溪桶岡等八十餘處界乎上猶大庾南康三縣之中，東西南北相去三百餘里，號令不及，人迹罕到。是以不逞之徒，得以相聚爲盜。及橫水桶岡旣平，先生上言，盡將賊人佔據阻荒田地，通行割出，並劃出上猶崇義等三里，大庾義安等三里，南康至坪等一里，而設縣治於橫水，名曰崇義。縣治旣立，東去南康尙有一百二十

里，要害去處，則有長龍；西去湖廣桂陽縣界二百餘里，要害去處，則有上堡；南去大庾縣界一百二十里，要害去處，則有鉛廠。俱設立巡檢司。茶寮當桶岡之中，西通桂東，桂陽，南通仁化樂昌，北接龍泉永新，東入萬安興國。自來盜賊以爲險，乃設立茶寮隘。

(三)和平縣：洲頭旣平，先生視諸險隘，以和平地方山林隘阻，盜易屯聚，當興甯長樂安遠龍川等縣



A541 212 0006 4772B

王陽明平贛錄

七六

之隙地，爲廣東福建江西之要衝，奏請添設縣治，下部議從之，乃設縣治於和平峒之羊子地，而改和平巡檢司於泃頭，以遏要害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 日初版

出版者 青年與戰爭社

發行者 青年書局
南昌中山路一四九之六號

印刷者 流水溝第一號
印記印刷所
電話三三三三號

定價大洋壹角

